朝花周刊

艺术节周评

《战上海》尝试构建杂技剧创作新标准

姜学贞

由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作的杂技剧《战上海》,为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拉开了大幕。这部以杂技刻画战争、回望历史的作品,在杂技史上开拓了一种全新形式,被认为是属于上海的"新马戏"(国际所称"马戏"即国内通称的"杂技")。"新马戏"之新,不仅在于没有马等动物参与演出、强调以"人"为中心,也在于舞台审美更高雅、全面,思想意蕴更综合、丰富。而《战上海》一剧之新,则更在于其所力图构建的中国杂技剧创作新标准。

杂技剧《战上海》 (上海杂技团供图)

杂技艺术的突破

首先是戏剧故事和人物形象的饱满内核。这是杂技艺术的关键性突破。过往的杂技表演相对缺乏故事逻辑与人物塑造,单纯展现技巧、追求感官欣赏的刺激惊险。《战上海》打破这一惯式,将杂技融于叙事,以技巧汇合表演,提炼场景,营造氛围,关联起一整出属于舞台综合艺术的故事。

《战上海》以解放上海的重大史实为依托,围绕敌方毁灭城市、破坏电厂与我方捍卫城市、保护电厂之间的斗争,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展开智慧较量和殊死搏斗。面对宏大主题,《战上海》匠心独运,从小处切入,讲好了故事,塑造了人物。剧情从解放军连长江华和恋人、地下党员白兰相思而不得相见开始,序幕与尾声首尾相顾,前者是近在咫尺中相隔战火而思念深抑,后者则天人永隔中徒有怀念无限。中间则设计了《铁骨攻坚》《密谋炸厂》《智取情报》等七个故事情节,史诗般再现上海解放前夜的激战。

故事走向因人物命运而扣人心弦。江华和白兰,作为剧中两条斗争线上的突出代表,一个在烽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和战友一起搏杀血战,一个在白色恐怖的都市街巷内由市民们掩护着兜转突围。他们的生死遭际,是正面战场和地下斗争两条主线的交替展开,高度契合了上海解放的壮阔史实;他们的革命爱情,是角色丰满与故事扎实的至真至情,反映着人民对幸福与和平的美好向往。内外一致冲锋陷阵、相互应和而冲突不断,紧密扭结成一条故事线,层层推进,直达故事的高潮。当然,一部剧的立住,不只在于主角的形象丰满,还需要情节逻辑的合理、表现手段的丰富、体裁本体与舞台整体的契合,以及时代风貌的鲜活和现代审美的统揽。《战上海》融会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以杂技艺术为命脉,将其承载的庞大文化体量演绎得具体而生动。

杂技本体的蜕变

其次是杂技本体在该剧中的蜕变与升华。

用话剧、戏曲、音乐剧等各种艺术体裁来呈现这一故事,似乎都不难想象。唯独杂技,大概超出了不少观众的原有认知。因为杂技不开口说话,也不歌颂吟唱,它只有惊、难、险、奇、绝的各种肢体语言可供挥发。以人之肉身形成非常造型,以短时而耗力的肢体或动或静呈现,向来是杂技艺术的最高表达。塑造角色形象、传达人物情感、发展剧情走向,对杂技而言都是"破天荒"的艺术要求。《战上海》一剧,让我们看到了杂技从单一技巧节目向复杂语汇体系的进军:既不失杂技浓郁鲜明的本体特色,又有继续生发再造的无限空间。

客观说来,海派杂技富有张力、精于技巧、锐在创意。这种精巧灵活的肢体语汇一旦加注故事和情感,自然会有更多感染人、激动人、引领人的力量。该剧主创人员敏锐抓住这一点,从全剧的主题脉络出发,寻找与各情景相对位的杂技技术形式。立意格局既定,固有的基础节目被重新审视,另做创意设计,一一全面解构、再行熔铸塑造。两家主创单位的杂技、魔术、滑稽等行当齐全,并根据该剧需要遴选了17个保留节目打碎再重组,技术原理不变而难度水准大增,表现样式较之原初已换了一番天地。

第一幕《铁骨攻坚》是以江华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浴血攻城。演员们腾挪、翻滚,互为助力,艰难推进,各种掩体和装备都是长于表现战火纷飞的利器。单人倒立、"双人组合"造型、器械小跟头,在纷繁多变中表现出高桥战役的惨烈。从天而降的绳梯,一如天堑难以逾越,让人仿佛置身当年苏州河两岸的最后激战。这是该剧为剧情量身定制的新创节目,技术难度高,最终完成度也高。

第二幕《密谋炸厂》中的魔术效果完整而夸张,烘托出敌人炸电厂的阴谋。以上海杂技团屡获国际金奖的"八人造型"为基础进行重新包装,八名演员围绕几张桌子进行表演,动作高难,变化丰富,张弛有度,带领观众迅速进入戏剧规定情境。而在城市内部,地下党里应外合"智取情报"(第三幕),转盘、柔术、双人爬杆等多种杂技手法交错叠出。其中男女双人爬杆的表演最为夺目,将探戈舞与爬杆结合,完全颠覆该节目的传统形态,以更高难度的技术挑战,以别出心裁的人物关系调度,让这项技巧的一招一式都传递出特定氛围下的精致与惊艳。

第七幕《迎接黎明》一开始工人纠察队的护厂,所持道具以及喊口号、群体动作编排等表现相对薄弱,空中坐椅等技巧的固定程式化表演也有炫技之嫌,尚需进一步寻找更加贴合情境的手段。好在,之后解放军战士的晃梯、长距离倒挂行走、蹦床等高难度技术,接续起之前似乎断掉的那口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每一步胜利的来之不易。直至最后尾声《丰碑》,以多人"力量"造型塑造英雄群体雕像,结合驯鸟技术,将神来之笔落在了翩然而至的一只白鸽上。

杂技追求的多元

最后是舞台综合艺术之美成就了该剧的整体呈现效果。该剧的成功,预示着当下的杂技叙事已经脱离了基本的视觉观赏和技巧拼装,也超越了简单的内容构建和意图表达,而走上了追求多元共生、复合创新的广阔大道。

扎实的文学台本为舞台二度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再造升华的高精尖杂技建造了该剧的坚实骨架,然后是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元素有机汇入,烘托了演员们富有张力的表演,成就一场感人肺腑的走心演出。这无疑是海派杂技智取其他种类艺术而为我所用的一种开拓。

近年来,国际新马戏潮流涌动。其滥觞于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另类马戏运动,形式上摒除动物的演出,内核上聚焦人的精神展现,舞台展示上则从大篷走入剧场,引进声、光、电、效并以之作为基本技术支撑。发展至今,既有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的创意之作,也不乏喧宾夺主弱化杂技之举。而国内杂技业界则深有落差。究其根底,无外乎我们的传统杂技多局限于高精尖技巧的单一鹄的,相对忽视了对杂技也是一门现代舞台艺术的综合考量。《战上海》一剧,可谓海派杂技通过对《时空之旅》《十二生肖》等新马戏多年来的试水,厚积薄发的一次完整和高水平的杂技戏剧呈现。其制作经验、审美把握,足可供多方面的艺术创作借鉴。

众所周知,一台成功的舞台剧演出凝结着编导、舞美、演员、后勤等制作方多方面的心血。必须指出,《战上海》制作方大格局招揽各方人才参与创制与创新,提升了该剧的综合舞台艺术水准。特别是该剧对专业技巧和道具的全方位改制,与对声、光、电、影、景等现代舞美科技的娴熟运用,合力给出舞台视觉的澎湃冲击。在现场演出中,观众所看到的这台杂技剧,是杂技与其他多种艺术样式的有机结合,是多种艺术手段和舞台样式的创新性融合,最终凝聚出该剧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杂技叙事是否成功,在所有演出要素之中最直观地取决于演员身上的体现。这一个"身上",同时肩负着杂技剧兼具杂技与戏剧的舞台艺术双重任务,即集专业技巧的展示和戏剧表演的人物塑造、情感表达于一体。对于杂技演员来说,后者显然更为艰难: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改变长期以来的表演习惯,重新磨合形成技巧的连接方式和表演程式;额外地,还要学习戏剧表演、学会生活化的表演,在完成技术技巧的同时表达出属于人物的内心。《战上海》平均年龄只有24岁、近80人的演员团队,已在演出结束后观众的掌声里,证明了他们对上海杂技界这一新开拓的成功实践。而观众也由此刷新了对杂技的观感和认知,甚至不吝赞美"杂技最为适合在舞台上呈现战争题材"。

对上海杂技界的"开拓"而言,可以预见《战上海》将成功跻身国际新马戏舞台,值得祝贺。但艺术求索的道路上,历来都是永无止境。"新马戏"贵在其新,因此,国产原创新马戏尚需创作出更多更扎实的、更具创新性的作品,以对更深厚思想和内容的提炼,来艺术再现更为广阔的生活。

(作者系上海市杂技家协会秘书长)

斯卡拉的『盛放』与何塞的『全能』

任海杰

又逢一年一度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旺季,佳作"盛放"。古典音乐方面的演出在艺术节第一周最为热闹,名团大牌云集,节目美不胜收。笔者以赶场"速记"之,试勾勒形神一二。

艺术节的开幕阶段"音符",由著名指挥家里卡多·夏伊领衔,率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连演三场。这个由世界乐坛众多乐团首席精英组成的豪华名团,以演奏技艺精湛著称,尤其在诠释交响乐名作方面常有惊人之举,每每轰动国际乐坛(尤其是在夏伊的前任阿巴多时代)。这次,乐团出色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交响曲》,彰显夏伊已顺利完成"交接棒",正率领乐团再创辉煌。我特别属意第一场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夏伊棒下的乐团气势恢宏而又跌宕多姿,将通常的悲剧演化成一曲壮怀激烈的英雄战歌,令我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英雄的肉体可以被击倒,但英雄的精神不灭。我聆听过许多"马六"的CD、DVD以及现场演出,这次给我感触最深。这便是世界名团和著名指挥大师的功力和价值,这也是经典音乐常演常新的魅力所在。

本届艺术节联合新开张的上音歌剧院,推出一个重大举措:全程引进闻名世界的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上演两部莫扎特歌剧《假扮园丁的姑娘》和《魔笛》。上至艺术总监佩雷拉,下至舞台工作人员,全班斯卡拉250人,浩浩荡荡来到上海,在一周内以两部歌剧各演三场。此种盛况,在上海演出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其中,闪现出几个亮点。

两部歌剧的布景同时装台,轮流切换上演,这在专业上的要求非常高。国际上一些著名歌剧院都已具备这样的能力,以保证在短时间内能上演多部歌剧,而在上海,这样做还是第一次,因此具有其"历史性意义"。

作为世界顶级歌剧院,斯卡拉不远万里来到上海,在专业呈现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两部歌剧居然动用两个乐队——《假扮园丁的姑娘》采用古乐队,《魔笛》用的则是现代管弦乐队,以不同的音色音响和韵味,呈现出两部歌剧各自的特色,极具专业精神,值得称道。

另外,斯卡拉这次在沪演出,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为什么该剧院能长期立足世界乐坛高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是得益于他们卓有成效的教育培养和循环体系。也就是说,除了一线演员和乐队,斯卡拉体系内的斯卡拉歌剧院学院不仅拥有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优秀年轻演员,还有自己的管弦乐队。在上音歌剧院演出《魔笛》,就由斯卡拉歌剧院学院担当,表现不俗。其实,世界其他著名歌剧院也有这样的学院体系,如英国皇家歌剧院、苏黎世歌剧院等。这已是大牌歌剧院长盛不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不无启发和借鉴。

说到演出本身,18日笔者观赏的首演《假扮园丁的姑娘》是莫扎特18岁时的作品。舞台布景是古色古香的巴洛克风格,采用目前国际乐坛流行的"一景到底",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最后到高潮时由演员撕毁,极具表演张力和空间想象力。舞台上的七位主演水平齐整,唱功和角色感俱佳,充分显示了当代歌剧表演的美学理念,给观众以艺术盛宴的极致享受。

引进国际精华,与国内乐界强强联手,对提升国内乐团的水平很有帮助。10月19日,著名指挥家迪图瓦携手国际一流歌手和日本东京爱乐合唱团,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演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今年是他逝世150周年)的代表作之一《浮士德的沉沦》。这也是此音乐巨著在上海的首演。音乐会高潮迭起,感人至深。刚过140岁生日的上交与迪图瓦擦出惊人的火花。说实话,如果要评选上交最佳外籍指挥,笔者以为非迪图瓦莫属。他每次执棒上交,乐队的水平就焕然一新——这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的深厚功力。上交近些年的进步,与其广泛而深入地与国际精英合作是分不开的。

本届艺术节的一大特色是声乐艺术演出丰富,除了歌剧,还有多场大牌歌手的演唱会。10月20日,笔者领略了世界著名男高音何塞·库拉音乐会在东艺亮相。近20年来,世界乐坛涌现出不少一流男高音。他们各有所长,谁是三大男高音接班人,则众说纷纭。若论演、唱俱佳,舞台上最入戏、最形神兼备、刻画人物最淋漓尽致者,首推阿根廷男高音何塞·库拉。他不仅唱功好,还能指挥,近年还从事歌剧导演和舞美设计,艺术修养超越常人。是夜的音乐会上,他独唱六首,重唱两首,状态游刃有余,声音厚实辉煌,爆发力十足,呈现出典型的戏剧男高音特色,赢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他还登上指挥台,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和爱乐合唱团,展示了其全面的才华。某种程度上,他还是整场音乐会的导演,音乐会中的一些细节处理、与现场观众的互动等,将他浪漫随心的性格和横溢的才华显露无遗。听过无数大牌歌手的音乐会,何塞·库拉这场演出别开生面,独一无二。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

"难上加难",红色故事拓展当代表达

胡凌虹

"战上海"是一段真实历史,并不容易进行艺术化的讲述;杂技又不善于叙事,以杂技的舞台样式来全面展现解放上海的历史,看起来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在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红色故事"战上海"与杂技剧的相互选择,却产生了神奇效果:合力突围,各有拓展。

杂技剧表现空间的拓展

很多杂技剧虽以剧为名,但其实技巧与故事是两张"皮"。《战上海》之所以能创新节目编排和表演模式,将杂技与戏剧深度融合,首先在于上海杂技团找到了"战上海"这个适合的故事,同时主创团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根据故事情节赋予杂技全新展现样式。杂技有很多翻腾、攀爬等肢体动作,展示了力量和技巧,上海杂技团还有很多在国内外获奖的节目,很适合表现战争的艰苦与惊险。但主创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为了故事情景生产杂技。此剧的导演、编剧都是军旅艺术家,根据他们所熟悉的军旅生活,根据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对于杂技节目进行了大胆的解构与重构。例如,在宴会厅一段,为了贴合情景,演员们用跳探戈的形式去爬杆,虽然核心技巧没变,但表演方式和节奏变了。为了表现攻坚战,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共同开发了新形式——绳梯,进行了创新性的群体绳梯表演。真实的历史、丰富的剧情,无疑推动了主创人员的创作。《战上海》采用了17个保留和新创节目,涵盖了杂技、魔术、滑稽等样式,创新了9种表现形式,杂技技巧、道具上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创新。

根据现代观众审美需求调整演出节奏。传统的杂技节目都比较单一,一个技巧再高超,表演时间一长就可能让观众疲乏。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的是热闹。上海杂技团及时转变观念,主动研究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战上海》首轮演出时,有一幕是一个老太太拿根竹竿协助地下党逃脱,扮演敌人的演员在竹竿间上下翻滚、穿梭,虽精彩,但重复过多就有雷同感。编导在和演员交流中碰撞出了一个新想法:融入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慢动作。事实证明,这个反串角色的幽默表演,慢动作的手法以及背后展现的力量与控制力,都让观众印象深刻。《战上海》中,在充满海派味道和生活气息的舞台布景下,弄堂晾衣竿下的滚地圈、外滩电话亭里的大变活人等表演,辅以声、光、电、影、景等现代舞美,不断提供新鲜的视听觉体验,让观众既感受到高难、惊险、精巧等技术之美,又享受到梦幻、柔美、滑稽等艺术之美,满足了现代观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

红色故事讲述方式的多元

历史的长河里有太多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太多充满初心力量、闪耀信仰光芒的故事,如何让这些红色故事真实地流淌而出,真正动人心魄,这涉及如何讲的问题。

群像式描述,平民化视角,以小见大。"上海战役"是城市攻坚战中的奇迹,但杂技由于自身特性的制约,承载不了如此复杂的内容,也不擅长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风格,《战上海》从小的切口选取了上海战役的几个过程,集中表现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保护发电厂等重要城市设施,与敌人展开险象环生的斗争,更注重抽象的精神内涵,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风格相统一。杂技剧中很多的表演都是需要合作完成,《战上海》扬长避短,选择了群像的方式进行展示,剧中除连长江华、连长的未婚妻白兰、上海电厂经理白庭洲、通讯员庆生等外,大部分都是不知姓名的普通地下党员、普通百姓,这也符合历史的真实,战役的成功背后除了重要人物外,还有无数无名英雄。

浸入式的观感体验,拨动观众的心弦。现下,不少革命题材作品让人敬而远之,难以突破历史的隔膜让观众感同身受。而《战上海》利用舞台的现场感以及杂技的独特优势,让观众获得了一种浸入式的观感体验。杂技演员用身体完成常人不能完成的技巧,以此来表现地下党不顾生死、艰苦攻坚的过程,特别地契合,让人信服。绳梯表演中绳梯是不固定的,飞渡梅花桩中最后一次跨越有3米多的跨度……对演员的要求非常之高。观众观赏时担心演员是否摔下而受伤的紧张感,与担心剧中战士受伤甚至牺牲的紧张感叠加在一起,很容易情不自禁地进入舞台情境之中。剧场里,不仅是惊心动魄的表演抓住了观众眼球,更是敢于挑战自我、不畏困难的精神,时刻拨动着观众的心弦。

"扎根都市"与"走出国门"

杂技如何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红色故事如何打动人心、深入人心?这都是创作中的难题,而《战上海》不惧"难上加难",既开辟出杂技作为综合舞台艺术的发展空间,又拓展了红色故事在当代传承中的多元化艺术表达。当然,它的探索意义还不止于此。

杂技曾一度面临"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日益繁荣的演出市场中,杂技并没有成为观众尤其是白领观众的文化消费列表中的一项。而《战上海》"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的舞台呈现,刷新了人们对于杂技以及杂技剧的固有观念,推动了杂技的演出市场。当然要长足发展,还需要多上演多出新作,真正"扎根都市",进入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战上海》成为今年艺术节的开幕大戏,这也是艺术节举办以来首次选择杂技剧作为开幕演出。这个国际化的舞台可谓一个新的起点。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杂技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既赢金牌又挣市场,而今又有了新的期待。《战上海》有这个实力,以国际化视野开启红色记忆之门,在国际舞台上传递中国的文化理念。